



# 舌尖上的紅酒瘋

法國波爾多地區盛產紅酒，有着數百年的釀酒傳統。紅酒本來是西方人的奢侈品，但隨着中國經濟起飛，收藏或嗜飲紅酒的人愈來愈多，波爾多紅酒就像藝術品一樣，價格不斷被推高，成為小部分人的「囊中物」。

導演和域羅斯 (Warwick Ross) 和大衛魯殊 (David Roach) 以此為脈絡，穿梭波爾多、香港、內地，訪問多個知名酒莊的負責人、酒評人，試圖拆解波爾多紅酒的魅力及中國經濟起飛後的各種怪現象，拍成紀錄片《紅酒瘋》。

文：伍麗微



導演和域羅斯

和域羅斯身份特別，生於香港，後來移居澳洲，並且成為澳洲的酒農、釀製葡萄酒。但他的正職是電影製作人兼導演，1988年已與大衛魯殊合作製作《我愛爛博士》，此片當時大收旺場，此後兩人合作無間。

《紅酒瘋》的源起有點偶然，2010年和域羅斯在一班由悉尼飛往倫敦的飛機上巧遇酒評人 Andrew Caillard。當時波爾多在1961年、1982年後，連續兩年(2009年、2010年)迎來豐收，酒價不斷翻倍，來自中國的需求也將紅酒價位推向新高，但同時危機亦現，經濟倒退影響歐美需求，2010年後，波爾多紅酒的收成與價格直線下滑。

電影不純粹講波爾多紅酒的風靡，導演從酒莊主人、酒評人、收藏家的角度，宏觀紅酒市場近年的波動，又將鏡頭聚焦中國，剖析國人如何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造就一桶桶黃金。

## 當紅酒成為藝術品

紅酒只是一個例子切入分析中國強大經濟背後的成因，大概中國人的消費模式、思考方向，換成其他奢侈品，也萬變不離其宗。電影雖以紀錄片方式拍攝，但大量訪問、航拍鏡頭、資料數據，包括導演在香港、北京、上海拍的，充滿「中國式」想像的鏡頭，除了勾勒國人強大的消費力之外，也或多或少帶有一點嘲諷。



釀葡萄酒是波爾多地區多年來的傳統，也一直是歐美紅酒的重要輸出地，但近十年，紅酒的價格才大幅上調，波爾多紅酒的價格在這期間上升了十倍。紅酒開始走向高端，成為一件「藝術品」，比起純粹飲用，更多是落入收藏家或投資者手中。如同片中的訪問者所言，「用來飲用便太浪費了(Too waste to drink)」。

事實上，自1982年起，紅酒的投资價值可媲美富時指數、黃金市場，亦因為市場過於熾熱，近年買家更為謹慎，尤其是美國買家，紛紛抽身。

事情總有正反兩面，紅酒價格被炒高對酒莊來說，固然可喜，但真正的得益者，是投資人，而酒莊隨之而來要面對的是市場爆破的危機。電影至此，鏡頭一轉，來到中國。

如同所有外國導演一樣，和域羅斯眼中的中國，生氣勃勃，卻也帶有抹不去的「暴發」形象。當然，中國人愈發有錢，對於奢侈品的需求日漸上升是事實，但想法、文化上的差異，

卻為波爾多紅酒的輸出帶來更多不明朗因素。

## 透視中國經濟模式

剖析紅酒市場，如同拆解中國經濟學般有趣。對於紅酒，國人有一些奇怪傾向。其一，中國買家只追捧拉菲紅酒，對於波爾多地區其他的紅酒品牌並不感興趣；其二，相比歐美買家把紅酒拿來投資，中國買家更傾向於買來飲用或送禮；其三，在沉迷採購紅酒的過程中，不少內地富豪更發揮「土豪」的本色，在波爾多購買土地，開始發展自家的紅酒品牌，而釀出的酒大多還是直銷中國；更甚者，冒牌紅酒大量出現，數量甚至比波爾多酒莊生產的總量更多；而最後，國人也開始釀酒，質量並不比波爾多的紅酒差。

和域羅斯便說，不只波爾多，連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南美等地，都感受到中國市場的熱潮，酒評人甚至預估，未來二三十年，全球的紅酒生產總量

都不能滿足中國市場。而為了迎合中國人的喜好，拉菲紅酒甚至在酒瓶上印上在中國象徵好意頭的「八」字，讓中國買家開開心心地買回去送給朋友。

電影間接記錄了中國買家的心態與文化差異，並試圖理性地去歸納原因，呈現一個宏觀的畫面，如國人獨愛拉菲的心態，其他品牌想打入中國市場所面臨的困難、中國收藏家的癖好及「以愛為名」的造假問題。中國最成功的商人、性玩具大亨曾國堅甫出場就讓人跌破眼鏡，這個愛收藏拉菲紅酒、本身又有點可愛的叔叔，說出了大部分中國藏家的微妙心態。通靈寶總裁沈東軍則更為經典，花大錢在波爾多打造一個酒莊，聘請當地專業的釀酒師，精準中國市場，專生產銷出中國的紅酒。而近年，中國政府開發萬頃土地種植葡萄來釀酒，原來，中國是波爾多紅酒最大的顧客源，也是最大的競爭者。

細想，中國人對奢侈品的瘋狂追逐，不只表現在紅酒上，已經滲透各個領域。《紅酒瘋》某程度反映了中國工業與消費之間的關係，提供了一條「方程式」讓大家了解整個中國市場的運作。

波爾多紅酒的成功在於其四百多年的釀酒歷史，及這塊土地所承載的人文價值。煙台、寧夏、新疆、吐魯番等新興葡萄酒區，要多少年才能孕育滿佈酒香的土地？

## 影訊

文：笑笑

# 夏日國際電影節 活地阿倫新作率先看

每年暑假，最讓影迷期待的便是夏日國際電影節。夏日國際電影節雖然規模比不上三四月舉辦的香港國際電影節，但主辦方搜羅的片單亦非常吸引，可以先睹下半年的矚目電影。

今年夏日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由活地阿倫 (Woody Allen) 新作《情迷月色下》擔綱，而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張榮吉的《共犯》則是閉幕電影。

活地阿倫創作不斷，繼風靡全球的《情迷午夜巴黎》及黑色喜劇《情迷藍茉莉》後又執導筒，再次以法國為故事背景，找來「新蜘蛛女」艾瑪史東 (Emma Stone) 及金像影帝哥連費夫 (Colin Firth) 齊齊演出，作品貫徹其幽默睿智作風，對白字字珠璣，極具看頭。

台灣導演張榮吉的名字大家可能稍為陌生，但他於2008年憑短片《天黑》已獲台北電影節最佳短片及入圍金馬獎最佳短片，



2012年更憑首部劇情長片《逆光飛翔》奪得第49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。今次張榮吉一改戲路，執導這部台灣校園犯罪懸疑電影，大膽起用一眾新生代演員，教人耳目一新。

電影節的另一焦點，便是邀得於第3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廣受好評的畫家何博欣，為主題設計操刀。電影節發掘友大使黃耀明表示：「電影節一直以來帶給觀眾無數中外猛片，今年的主題設計亦切合電影節的使命，天馬行空，多彩多姿，猶如帶領觀眾漫遊千變萬化的電影世界。」

夏日國際電影節將於8月12日至26日舉行，門票於7月16日起公開發售。

## 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# 末日之後

2014年夏，新一季美劇開鑼。相較於秋冬劇季的盛世，夏天總有一些新劇成為炮灰，然後被遺忘。對於美劇來說，末日之後是個永恆的話題。大災難發生，不論天災還是人禍，留下來的人如何生存？《行屍》(The Walking Dead) 作出完美的示範，而本季美劇中，至少有三齣與末日之後相關。

《天煞》(Falling Skies) 雖不是大熱劇集，但也累積了一批粉絲。第四季回歸，繼續談人類如何與外星人對抗。末日已經發生，人類淪為流亡政府四處打游擊戰，論人性的挖掘不及《行屍》，但攻防尚有可觀之處。

新劇《The Last Ship》改編自1988年的暢銷小說，原著談美俄核戰，搬上螢幕，核戰變成全球性瘟疫，一艘美軍驅逐艦因所處位置倖免於難，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倖存者。

另一齣不是談末日，卻也是關於大批人口消失後的生存問題。《The Leftovers》談世界上有2%人口突然消失，三年後，存下來的人要面對如何重新過活。

此劇原著具有濃厚的宗教味道，2%人口的消失與基督降臨有關，根據基督教的千年教義，當基督再臨人間時，最忠實的信徒可以升天。但在上星期播映的首集裡，暫時還未解釋人口消失的問題，倒有一點神秘主義的味道，也因為人口的消失，有人迷失了宗教，有人執著於科學。主角Kevin是小鎮的警長，消失事件發生前，他正與小三打得火熱，妻子憤而離家，並與其他人一樣，從此消失。當消失事件三周年後，Kevin一方面面對自己的內在歉疚，及子女關係的破裂；另一方面亦要面對工作上的樽頸。

《The Leftovers》大抵是今季最受注目的新劇了。主創是《迷》(Lost) 的首席編劇 Damon Lindelof。自《迷》後他在電影圈兜了一圈，寫過《天煞西部反擊戰》(Cowboys & Aliens)、《星空奇遇記：黑域時空》(Star Trek Into Darkness)、《普羅米修斯》(Prometheus) 和《地球末日戰》(World War Z) 等劇本，這是繼大熱的《迷》之後，再度回歸電視圈之作。

於是所有人在關注這齣新劇。首播收視爆燈，暫時亦有好評。第一集充滿幽暗的記憶共鳴，淡淡的哀愁瀰漫，只能說，不算是合乎大眾口味的娛樂劇。

2%的人口，嚴格算起來，比起留下來的是極少數(劇集中閃過的消失人口中，有我們熟悉的賴斯、教皇、Jennifer Lopez 等人)，然而每消失了一個人，便是一個家庭的破裂。於是便建構出一個龐大的情緒關係網絡，而這個網絡中的每一個人，分享着共同——卻難以訴說的創傷。

劇集從消失事件三周年開始，媒體鋪天蓋地論述留下來的人如何生存下去，而畫面聚焦的臉孔，都是再也無法回到從前的心靈碎片。

末日來臨之後，消失的人已經消失了，存留下來的呢？不論是少數，還是多數，如何面對世界的改變，與自己的內心，才是眾多末日之後命題的劇集樂此不疲地論說的要點。



## 影音館 文：大秀

# 《馴龍記2》 維京風情畫

四年前，夢工場 (Dreamworks) 將英國作家 Cressida Cowell 的兒童讀物《馴龍記》改編成動畫電影，講述一個虛構的維京人世界的魔幻故事。由於內容略為「現實」，年輕主角在戰鬥受傷後失去肢體，嚴格來說取向較一般青少年讀物殘酷，在動畫畫面世前外間反應不算太好。

怎知，裡面一頭小飛龍有牙仔最後大紅，電影上映後反應熱烈票房大收旺場，旋即確定添食三集，再有由夢工場製作的同名電視動畫推出，及同名冰上匯演和各項相關獎項提名，勢如破竹。本周上映的《馴龍記2》將故事帶到主角史噶仔和有牙仔，經歷五年患難、苦心打造下，將百格島變成一個維京人與龍共存的奇幻世界，但安逸又是否能持續呢？

上集的成功，某程度歸功於負責原創音樂的 John Powell。跟夢工場合作多年，John Powell 與不少配樂界強人合作過，例如 Harry

Gregson-Williams 和 Hans Zimmer 等。當年，在創作《馴龍記》的配樂時，John Powell 內心只有一個信念，就是要把這個故事和維京人世界的音樂空間，變得更有史詩式的味道。他強調當中最重要元素就是一種很濃郁的「北歐式」音樂風情。除了 John Powell，負責片尾曲《Sticks and Stones》的冰島歌手 Jónsi，相信大家也不會感到陌生，他就是樂隊 Sigur Rós 的主音加結手。

來到第二集，John Powell 強調，《馴龍記2》是有關「成熟」的故事，是史噶仔和有牙仔的成長記錄；而再次成為系列原創音樂的主腦，Powell 同樣希望能在這次創作上成長。全碟有 19 首全新創作音樂 (歐洲版加入一首由



Alexander Rybak 負責的《Into A Fantasy》)，片尾曲是由 Jónsi 包辦的《Where No One Goes》，秉承優良傳統。全碟邁進北歐風情不在話下，John Powell 一再將有牙仔在戰鬥中飛翔的速度感和空間感，在《Battle of The Bewilderbeast》及《Toothless Found》裡，透過管弦樂和雄厚的和唱力表現出來。希望，《馴龍記2》能為 John Powell 帶來另一個高峰！